

上下同心迎接改革的时代大考

□刘 飞

继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组建后,军委机关调整组建方案又于2016年1月11日正式对外公布。此次军委机关调整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将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原来的4个总部调整为15个职能部门。这些动作标志着我国国防和军队改革踏出实质性步伐。接下来,全军官兵都将直面深化改革这场无法回避的时代大考,强军兴军之船还将继续破浪前行。

对官兵个人来说,改革不只是臂章的更换,更是思想的革命。改革的步伐大步流星,全新

的思想要随之跟上。换了部门,服务的意识要创新;换了岗位,工作的思路要改进;定了去留,利益的牵绊要舍弃。只有敢于担当、勇于牺牲,才能为改革添柴增瓦、加油助力;只有打开思维、解放思想,才能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只有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才能提高素质应对未来战争。每个人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既是弄潮儿,又是记录者,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从将军到士兵,人人都必须经受住考验,把国家的兴盛、军队的强大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用实际行动来对改革表态。只有自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上来,自觉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每一分智慧和力量,才会不辜

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辱没这场伟大的变革。

对中国军队来说,裁军不是意味着削弱战斗力,而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地加快现代化改革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战争必将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而落后的作战思想、传统的行政管理与作战指挥杂糅的指挥体制、功能交叉职责不清的管理体制性障碍、法规制度欠缺的政策性问题都是军队现代化建设之路上的绊脚石,改革就是要扫除这些绊脚石。成立新的领导管理体制,不是把积木重新拼接,而是功能性重组,让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构建

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仅是简单减少指挥层次,更是更新头脑里的指挥观念、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意识、优化联合指挥人员结构、集中作战指挥权、缩小平战差距。面对这场时代大考,解放军要减掉“赘肉”、备上利刃,思想和行动同时革命,用人数的减少换来战斗力的提升,把军队规模结构调整得更加科学合理,让解放军真正成为一支具备信息化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型军队。

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困难重重的改革之旅,全军唯有上下同心,紧紧围绕强军目标,为建设强大军队贡献每一分智慧和力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梦想。

2016年刚开始,沙特以恐怖主义的罪名处决包括4名什叶派穆斯林在内的47人,再次打破了平静,引起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沙特则以牙还牙,与巴林、阿联酋、苏丹、索马里、吉布提等阿拉伯盟友一道,宣布同伊朗断交。1月11日,有外媒称,作为对沙特的回应,伊朗计划处死60名逊尼派神职人员,沙伊关系陷入僵局。

中国在第一时间呼吁沙伊缓解彼此矛盾。1月4~10日,外交部副部长张明相继访问埃及、沙特和伊朗,除讨论中国和上述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关系外,张明还阐述了在沙伊关系上中方的三原则:第一,呼吁沙特和伊朗保持克制;第二,呼吁沙特和伊朗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第三,呼吁沙特和伊朗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对沙伊劝和促谈意义何在

□孙德刚

沙特和伊朗的矛盾由来已久,既有复杂的教派冲突背景,又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子,更是多年来西方大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总体上,西方大国、阿联酋、巴林和土耳其偏向于沙特,而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拉克偏向于伊朗。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中国与沙特和伊朗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在沙伊之间开展外交斡旋提供了契机。

沙伊加强对话和团结,有助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叙利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巴林等国家,沙特和伊朗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恶性竞争,将使国际社会在中东反恐问题上难以相向而行、形成合力,为“伊斯兰国”等组织乘机坐大提供了机会。只有沙伊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叙利亚、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才有希望实现软着陆,中东难民问题和反恐问题才能逐步解决。2016年2月,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将在伦敦举行,沙伊合作至关重要。

沙伊和平解决分歧,有助于避免外部大国干预中东事务。长期以来,中东不是中东人民的中东,而是西方大国的博弈场。“苍蝇不叮无缝蛋”,沙伊恶性竞争为美、欧、俄干涉中东内部事务、培养代理人、甚至利用教派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提供了借口,加速了中东的分裂和破碎化。

当然,沙伊缓解紧张关系,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当前,沙特与伊朗、俄罗斯与土耳其、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地缘政治竞争都具有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特征。而“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中东国家搁置地缘政治分歧,谋求地缘经济合作。中方强调“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东是陆上“一带”与海上“一路”的交汇点,只有沙特和伊朗矛盾缓和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大国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立新兴大国利益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才有希望。

(作者单位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阿富汗实现和平首先需要和解

□任一荣

近日,首轮阿富汗和平进程四方对话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美国四国代表就重启和平进程进行磋商。四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立即展开直接对话,尽快启动和平与对话进程。

自2014年年末北约结束在阿战斗任务后,阿富汗经历了“血腥的一年”。当前,阿富汗安全局势可谓险象环生,塔利班武装的反攻和“伊斯兰国”的渗透日益激烈,恐怖袭击此起彼伏。据美国国防部上月底发表的2015年版阿富汗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显示,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正趋于“全面恶化”。美国军方这份数据详实的报告显示,2015年,塔利班武装活跃度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2015

年年内,阿富汗每月至少发生600起袭击事件,其中6~10月期间,月均袭击数超过1000起。除频繁袭击阿安全部队检查站和小型兵营外,塔利班武装还在阿首都喀布尔地区发动了26次恐怖袭击,数量较2014年上升27%。联合国统计的数字则显示,2015年上半年阿境内共有约1600名平民死于恐怖袭击。大量袭击事件导致阿民众对政府不满加剧。民调显示,对阿政府控局能力有信心的民众比例已由2013年的45%下降到了28%。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特别是进入下半年,阿富汗国内暴力袭击激增,导致安全部队伤亡人数增加,此次阿富汗和平进程首轮四方会谈的召开,呼唤各方协力,共促阿富汗和平与和解

的举动表明,阿安全局势的恶化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力减弱之际,中国等地区国家与各方一道,为实现和平前景创造条件,提供便利,也展现了地区国家的作用与担当。实现和平,并非朝夕之功,也并不是谈一两次就能解决的,但坐在一起共商对策,就为推动和解提供了机会。

回顾整个阿富汗战争过程,从最初推翻塔利班政权,到漫长的反恐拉锯战、政治和安全重建,阿富汗政府、美国以及塔利班武装也多次尝试过和解,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强行干涉,不愿充分的和解与和谈,最终呈现出西方与阿富汗自身国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武力不能造就和平,只有构建

广泛的对话框架,尽可能容纳利益相关方,把握尺度扫除障碍,才能打开局面、疏通关窍。会谈中,中国倡议以“尊重阿富汗主权和各方意愿”为前提,并且“对任何有助于实现阿富汗国内和平和解的倡议都持开放态度”,可谓正当其需、恰如其分。

对于首次会谈成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评论:“会谈提供了机会,加强我们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关系,推动由阿富汗主导的政治和解,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所期待的。”此次会议还决定今后定期举行对话,并将于1月中下旬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召开第二轮对话,讨论阿和平进程路线图。世界期待各方协力共促阿富汗和平进程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

美“巴沙尔必须下台”政策折射出什么

□杨 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近期证实,美国国务院存在一份调解叙利亚局势的“工作文件”,其中规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必须在2017年下台。柯比说:“这是一份初步的工作文件和草案,是一份正在推进的路线图。”

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出的文件细节,美国坚持认为2017年3月应是巴沙尔下台的最后时间节点。在联合国所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谈判维也纳进程中,2017年应该是叙利亚的大选年,不晚于当年8月应该举行叙利亚总统和议会选举。在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文件中,并没有要求现任总统巴沙尔在此时间前下台的规定和表述。

依据叙利亚现行宪法,总统任期7年,可以连任。巴沙尔分别于2000年、2007年和2014年三

度当选叙利亚总统,其现在的任期应该到2021年终止。叙利亚政府承诺与反对派可以就包括修改宪法、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等内容在内的议题进行协商。但截至目前,巴沙尔一直强调他的去留应该由叙利亚人民做出决定。简言之,如果依照联合国开列的时间表,2017年8月的总统选举,可以同时被视为对巴沙尔去留的一次全民公决。这一立场获得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部分国家支持。但实际情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坚决将巴沙尔下台作为启动叙利亚和平进程的先决条件。虽然在表述上时有变化,但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没有过大的改变。

“巴沙尔必须下台”这一政策

所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衰退。首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曾表示,尽管依照联合国的时间表,2017年8月将举行叙利亚总统大选,但也并不意味着大选就一定能够举行,这说明美国并没有信心能够如期推动叙利亚各方的和解;其次,拒绝将巴沙尔的去留放到总统大选中由选票来决定,而是必须剥夺巴沙尔的参选资格,这反映出美国对能否通过选举将巴沙尔赶下台没有把握;最后,联合国和平进程中的选举是要在叙利亚全境内举行的有效选举,而对于能否在2017年8月之前击败占据半壁河山的“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打赢这场反恐战争,美国更加没有信心。

叙利亚危机持续到今天,早已超越内战的范畴,上升为一场

复杂的代理人战争,是单极世界格局向多极世界格局过渡过程中的一个突出案例。“阿拉伯之春”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维持了近30年的“强人统治”,更是打破了美国可以维持这一地区稳定的假象。垮台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和萨利赫,既有美国的朋友也有美国的敌人,他们的垮台都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代表穆兄会的穆西和以军事强人形象示人的塞西都不是美国中意的人选,却轮番坐上埃及总统宝座;“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组织也不再是躲在下水道里的老鼠,而是敢于走上前台,开疆拓土,割地称王。正如一位阿拉伯电视评论员说的,美国所一再坚持的要求,往往是他没能力做到那件事。